



第106期・2020年7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增值

青楓：我們都知道，佛教歸納起來基本上有三個傳承，一是南傳，二是漢傳，還有藏傳。這樣的區分，除了便於說明地域之外，我想對其實質性也是有所分別的。南傳佛教，是最初的佛教，因此也稱之為「原始佛教」或「根本佛教」。南傳佛教是佛陀在世之時經已開始的。至於漢傳佛教，也稱之為「北傳佛教」，由印度經陸路或海路，於漢朝開始傳入中國，與中國文化結合而成。藏傳佛教，則是在更晚時期，由印度傳入西藏，與西藏本土文化結合而成。

修智：基本上是這樣，我們今天看到這三種不同的佛法承傳，不可以說是甚麼「分道

揚鑣」，而是可以視為因地制宜，因為在傳播的過程中，結合上當地的民情、文化而對原有的佛法有所詮釋，但肯定的，這所謂不同就只是結合實際環境而有所差別，佛法的根本沒有變。

青楓：漢傳佛教是被稱為「大乘佛教」，而一般對南傳佛教，是視之為「小乘佛教」的，兩者之間有甚麼差別呢？

修智：一般稱南傳佛教為「小乘佛教」，則會含有貶義，是不對的，應該稱之為「上座部佛教」。「上座部佛教」是以修身離苦證果為宗旨。而北傳佛教，則稱之為「大乘佛教」，是行菩薩道，上求佛教，下化眾生為宗旨。



白紫薇

每年五月、六月，還是紫薇花盛放的時候，一般最常見的紫薇花有兩種，一是「細葉紫薇」，樹身不高，粉紅色的細碎的花，就佈生在樹枝上。整體看上去很有點「小家碧玉」的感覺。另一種則是我們在馬路旁常見到的「大葉紫薇」，一條主幹，撐起一叢綠葉，就好像一柄綠色雨傘，而紫色的紫薇花就生長在「傘頂」上。

本圖的這類紫薇，相信不多見了。它栽種在妙法寺園林內多年，在今年才見到它開花。這是「白紫薇」，樹身高大，白色的花也一叢叢地聚生在樹梢上，這白紫薇帶有一點「嫩黃」色的，它與一種稱為「九芎」的花很相似，只是九芎花純粹是白色的，樹身同樣光滑。紫薇是生長在中國南方，很受歡迎的。



青楓：行菩薩道很好呀，除了自身的修養外，還為他人着想，大抵這也可以說是「菩薩心腸」了。

修智：南傳佛教仍然秉承佛陀在世時的生活模式。佛陀是對弟子們教誨，都集中在老病死及離苦證果，這也是人們生存在世間上的基本範圍。所以修行是修正個人行為，首先能成為合格的人。太虛大師說：「仰止唯佛陀，完就在人格。人圓佛即成，是名真現實。」南傳佛教的藏經裏，是沒有《妙法蓮華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的。傳播發揚時，一些南傳學者便認為在中國流行的這些經典，並非是佛說。這種「一刀切」的說法，沒問題也變成有問題了，顯然是不對的。

青楓：是呀，「一刀切」的看法，往往會造成大偏差，看問題還得要看它的發展吧。「大乘佛教」的出現，也不是「平地一聲雷」地突然而來。「大乘佛教」並非在「原始佛教」以外的新興宗教。佛陀在入滅後，弟子們由於個人知見有異，慢慢地形成「上座部」及「大眾部」兩個主要派別。在主要派別內，再各細分為多個派別。「大眾部」相對地比較開明、接受外物，在不離佛法的原則下而又能教化眾生。

修智：我們且用現代觀點來理解一下吧！以修身自利為宗旨的南傳佛教，其實可以理解為在學校讀書的幼稚園、小學以及中

學課程。「幼小中」即是基本的學習課程。那麼，「大乘佛教」行菩薩道，可以說是入大學、研究院去學習深造了。必須留意，讀大學之前，是要經過讀小學、中學的階段，然後進階修學。如果讀完「幼小中」的課程，而環境及條件許可的話，則應該更上一層樓，而不是滿足停留於中學程度。所以「幼小中」可以說是基本教育，而大學是進階教育了。這就很清楚，我們必須一步一步地循序漸進的學上去，要從基本學科的掌握，然後進一步的提升，而且在學習的過程上還得要懂得教學相長，不斷地反思、修正自己的看法。

青楓：先做好自身的修行，然後為眾生行菩薩道，「一步登天」的想法，是難以成事的。我想起「百喻經」裡一則故事——「三重樓喻」，一個富人看到一座樓高三層的屋宇，他十分喜歡三樓富麗堂皇的設計，於是叫工匠為他打造這樣的一層三樓。他不要地基，不要地面，不要二樓，要的就只是三樓。這能成嗎？這豈不是成了「空中樓閣」？我看這「三重樓」的譬喻放在這裡看便很有意思。

修智：是呀，很恰當的譬喻，這情形就好像當一名救生員，必須要自己懂得游泳，再學習各種水裡救人的技巧，這樣才能有資格做一位拯溺員。所以我們在發心行菩薩道時，必須好好地學習如何修身自利，充實了自己，然後才可更上層樓。

香水合歡

這花名稱很特別——香水合歡。它是可以散發出香味的，不太濃，最特別的還是它的花型吧，人們形容它像一個粉撲，一絲絲的像迷幻色彩的「花絲」，它不是花瓣，看上去也真的很像一個粉撲。

此花原產地是巴西，現在中國多處地方均有，包括我們的妙法寺園林。香水合歡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，在陰天與夜間，你若碰碰它的葉，它可會像含羞草那樣合起來，也許因此而稱為合歡吧。



雜阿含經（卷一） 續

29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名三密離提，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卻住一面，白佛言：如世尊說「說法師」，云何名為「說法師」？

佛告比丘：汝今欲知「說法師」義耶？

5 比丘白佛：唯然，世尊！

佛告比丘：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

若，比丘！於色，說厭、離欲、滅盡，是名「說法師」。如是受想行識，若於識，說厭、離欲、滅盡，是名「說法師」。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踴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10 30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中。

時，有長者子名輸屢那，日日遊行，到耆闍崛山，詣尊者舍利弗，問訊起居已，卻坐一面，語舍利弗言：若諸沙門婆羅門於無常色、變易、不安隱色，言「我勝、我等、我劣。」何故沙門婆羅門作如是想，而不見真實？若沙門婆羅門於無常、變易、不安隱受想行識，而言「我勝、我等、我劣。」何故沙門婆羅門作如是想，而不見真實？

15 若沙門婆羅門於無常色、不安隱色、變易，言「我勝、我等、我劣。」何所計而不見真實？於無常、變易、不安隱受想行識，言「我勝、我等、我劣。」何所計而不見真實？

輸屢那！於汝意云何，色為常、為無常耶？

答言：無常。

20 輸屢那！若無常，為是苦耶？

答言：是苦。

輸屢那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。於意云何，聖弟子於中，見「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」不？

答言：不也。

25 輸屢那！於意云何，受想行識為常、為無常？

答言：無常。

若無常，是苦耶？

答言：是苦。

30 輸屢那！識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。於意云何，聖弟子於中，見「識是我、異我、相在」不？

答言：不也。

輸屢那！當知色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彼一切色不是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如是，當知受想行識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彼一切識不是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

35 輸屢那！如是，於色受想行識，生厭、離欲、解脫、解脫知見。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

時，舍利弗說是經已，長者子輸屢那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

40 時，長者子輸屢那見法得法，不由於他，於正法中，得無所畏。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白舍利弗言：我今已度，我從今日，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，為優婆塞。我從今日

雜阿含經 （卷一） 續

已，盡壽命，清淨歸依三寶。

時，長者子輸屢那聞舍利弗所說，歡喜踴躍，作禮而去！

31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。

5 時，有長者子名輸屢那，日日遊行，到耆闍崛山，詣舍利弗所，頭面禮足，卻坐一面。

時，舍利弗謂輸屢那：若沙門婆羅門於色不如實知，色集不如實知，色滅不如實知，色滅道跡不如實知故，輸屢那！當知此沙門婆羅門，不堪能斷色。如是，若沙門婆羅門於受想行識不如實知，識集不如實知，識滅不如實知，識滅道跡不如實知故，不堪能斷識。

10 輸屢那！若沙門婆羅門於色如實知，色集如實知，色滅如實知，色滅道跡如實知故，輸屢那！當知此沙門婆羅門堪能斷色。如是，輸屢那！若沙門婆羅門於受想行識如實知，識集如實知，識滅如實知，識滅道跡如實知故，輸屢那！當知此沙門婆羅門堪能斷識。

輸屢那！於意云何，色為常、為無常耶？

答言：無常。

又問：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

15 答言：是苦。

舍利弗言：若色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。聖弟子寧於中，見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

答言：不也。

輸屢那！如是，受想行識為常、為無常耶？

答言：無常。

20 又問：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

答言：是苦。

又問：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。聖弟子寧於中見識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

答曰：不也。

25 輸屢那！當知色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於一切色不是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輸屢那！聖弟子於色，生厭、離欲、解脫，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。如是，當知受想行識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彼一切識不是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輸屢那！聖弟子於識，生厭、離欲、解脫，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。

時，輸屢那聞舍利弗所說，歡喜踴躍，作禮已去。

30 32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。

時，有長者子名輸屢那，日日遊行，到耆闍崛山，詣舍利弗所，頭面禮足，卻坐一面。

35 時，舍利弗告輸屢那：若沙門婆羅門於色不如實知，色集不如實知，色滅不如實知，色味不如實知，色患不如實知，色離不如實知故，不堪能超越於色。若沙門婆羅門於受想行識不如實知，識集不如實知，識滅不如實知，識味不如實知，識患不如實知，識離不如實知故，此沙門婆羅門不堪能超越於識。

若沙門婆羅門於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，此沙門婆羅門堪能超越色。若沙門婆羅門於受想行識、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如實知，此沙門婆羅門堪能超越識。

40 輸屢那！於汝意云何，色為常、為無常耶？

雜阿含經（卷一） 續

答言：無常。

無常者，為苦耶？

答言：是苦。

輸屢那！若色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。聖弟子於中寧有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

5 答言：不也。

輸屢那！於汝意云何，如是受想行識為常、為無常？

答言：無常。

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

答言：是苦。

10 輸屢那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於中，寧有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

答言：不也。

輸屢那！當知色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於一切色不是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輸屢那！當知受想行識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於一切識不是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

15 輸屢那！聖弟子於此五受陰，正觀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正觀，於諸世間，無所攝受。無攝受者，則無所著。無所著者，自得涅槃。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時，長者子輸屢那聞舍利弗所說，歡喜踴躍，作禮而去。

20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 鳩摩羅什譯

觀世音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陰空，度一切苦厄。

舍利弗！色空故，無惱壞相；受空故，無受相；想空故，無知相；行空故，無作相；識空故，無覺相。

何以故？

25 舍利弗！非色異空，非空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

舍利弗！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是空法，非過去、非未來、非現在。是故，空中無色、無受想行識；無眼耳鼻舌身意、無色聲香味觸法；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；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；乃至無老死，無老死盡；無苦集滅道；無智，亦無得。

以無所得故，菩薩依般若波羅蜜故，心無罣礙。

30 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離一切顛倒夢想苦惱，究竟涅槃。

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故知般若波羅蜜，是大明咒，無上明咒，無等等明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

故說般若波羅蜜咒，即說咒曰：

竭帝 竭帝 波羅竭帝 波羅僧竭帝 菩提僧莎呵

35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



由明初兩位皇帝的崇佛 談到『佛學』與『學佛』

(節錄)·呂沛銘·

(原刊於一九九一年七月《內明》第二三二期)

一、明太祖及明成祖之崇佛與濫殺

佛教在中國流行將近二千年，與中國文化融為一體。其能長久傳佈及為國人普遍接受之原因，乃佛教是重視智慧及人生之宗教，與中國重人倫的傳統哲學同一歸旨。此外，前代帝王的崇佛，也是佛教得以廣佈原因之一。故《大唐內典錄·序文》云：「自佛教流東夏，代涉帝朝，必假時君，弘傳聲略，然後玄素依繕，方開基構，明後重其義方，情存監護，闇君順其倫執，相從而已。故自後漢爰泊巨唐，世變澆淳，宗猷莫二。」在中國佛教史上，除三武毀佛外，大多數帝王皆擁護佛教。明代初期的明太祖朱元璋及明成祖朱棣便是其中兩位。

明太祖是中國歷史上首位登基前做過和尚的皇帝，早年時代於家鄉濠州的皇覺寺出家。登基後，「頗好釋氏教，詔徵東南戒德僧，數建法會於蔣山。應對稱旨者，輒賜金襴袈裟，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……詔一切南北僧道，十論頭陀人等，有道善人，但有願歸三寶，或受五戒、十戒，持齋戒酒，學習經典，明心見性……佛教佐王綱而理道，古今崇瞻，由慈心而願重。是故出三界而脫沉淪，永彰不滅。」此外，太祖鑒於當時僧尼制度參差不一，乃設「僧錄司」一官職以糾正之，令僧錄司「一如朕命，門下諸山，振揚佛法以善世……使佛道永昌，法輪常轉。」

明太祖一方面崇佛，另一方面卻濫殺無辜，與佛教慈悲之旨完全相反。他認為元朝衰落原因乃末代元順帝之政策過於寬容與渙散，故打倒元順帝後即實行專制統治。其宰相胡惟庸是他早年親信，亦是開國功臣之一，任宰相後甚受元老支持，權力漸大，使

太祖感到不安，於是在洪武十三年借「擅權枉法」罪殺胡惟庸。其後不復設宰相一職，朝臣若敢奏請立宰相者，即將之處死。

殺胡惟庸後，復將其提拔之文武諸臣如淮侯李善長、御史陳寧、大將毛驤等三十餘人，誣以「僭越權位」而處死，甚至開國大功臣宋濂之孫宋慎亦受株連而被殺。宋濂被貶放四川。其他被貶官、投獄及抄家者共一千三百多人。李善長被殺時已七十七高齡，其門人集體呼冤，太祖又將呼冤者七十餘人處死。其後又誣大將軍藍玉犯越權而殺之，並殺其從屬三十多人。此外，太祖對其親屬亦不予信任而將之貶斥甚至處死。例如其親侄朱文正遭誣「親近儒生、胸懷怨望」之罪而死，曾立戰功之外甥李文忠亦因廣交賢士而被殺。

除濫殺文武百官外，太祖又實施思想禁錮，稍敢進諫言者均遭殺身之禍。例如大學士張來碩諫議不可強取已有婚約之少女入宮，太祖竟認為「有逆聖旨」而將之磔死。尚書葉伯臣奏請勿施濫殺云：「歷代開國之君，未有不以仁德結民心。以任刑失民心者，國祚長短，悉由於此。」（《明史·葉伯臣傳》）太祖見奏大怒，即將葉伯臣凌遲處死。

為實行專制統治，太祖又大興文字獄，對文章詩詞等任意猜臆，稍有疑忌即施殺。太祖早年削髮為僧，還俗後甚惡提出家事。登位時御史徐一夔上賀表曰：「光天之下，天生聖人為世作則。」太祖閱之大怒曰：「『光』是無髮，說我是禿頭。『生』與『僧』同音。『生』者『僧』也，譏我曾為和尚。『則』音近『賊』，罵我為賊。」立即將徐一夔斬首。太祖嘗設「集賢院」以招聘學習，並命禮部太師詹希原書寫院前匾額「集

賢門」三字。詹希原將「門」字右下勾挑得甚長。太祖見之怒曰：「我正廣招賢士，汝竟引長挑以阻擋我納賢之門！」結果因為此一挑筆而將詹希原處死。

有沙門名來復，早年與太祖同寺出家。其後至京，受太祖賜宴。來復作詩表謝云：「金盤蘇合來殊域」。太祖讀之大怒，指「殊」字乃「歹朱」之意，有辱皇帝，立即將來復斬首。一位自稱崇佛的皇帝，其濫殺竟殃及出家人。太祖在位三十一年共殺一萬五千多人，濫殺之慘烈為中國史上所罕見。

明成祖朱棣也是崇佛皇帝之一。在其《御製妙法蓮華經序》讚佛教云：「如來愍諸眾生有種種性、種種欲、種種門、種種憶想分別，歷劫纏繞，無有出期，乃為大事因緣現世，敷揚妙旨，作殊勝方便，俾皆得度脫，超登正覺，此誠濟海之津梁，而燭幽之慧炬也。善男子，善女人，一切眾生，能秉心至誠，持誦佩服，頂禮供養，即離一切苦惱，除一切業障，解一切生死之厄……道非經無以寓，法非經無以傳，緣經以求法，緣法以悟道，方識是經之旨，清淨微妙第一稀有，遵之者則身臻康泰，諸種善根，圓滿俱足。」成祖又於《御製金剛經集註序》自稱「夙欽大覺，仰慕真如」；並論「善人良士，果能勤誠修習，虔禮受持，緣經以求法，因法以覺悟，即得滅無量罪愆，即得獲最聖福田。」如此勸人信佛研經，不啻為崇佛皇帝之典型者。可是其濫殺手段並不下於明太祖。

明成祖的王位是以武力奪自建文帝，奪位後即極力剷除建文帝遺下的影響。首先殺不肯附降的建文舊臣一百四十餘人，並對頑抗不屈者施以族刑。按族刑是古代殃及無辜最廣的兇殘冤刑，明成祖卻是族刑的慣施者。例如建文帝的太常寺卿黃子澄，兵部尚書齊泰等，因罵成祖而被磔死，其族人不論老幼一律斬首。禮部尚書陳迪，被成祖審問時辯抗不停，成祖將迪及三子與其他家屬同處死。三子臨刑時大呼冤枉及罵成祖，成祖乃將三人之耳鼻舌割出塞進迪口，復將父子四人凌遲至死，其手段殘忍如此。效忠於建文帝之蒙古族將軍鐵鉉，在審訊時拒絕面對成祖，「反背謾罵，被割耳鼻，仍不肯轉頭。」（《明史》本傳）於是被碎肉而死，其九族亦被殺。族刑中之最慘酷者為方孝孺之被誅十族。孺是建文帝翰林院博士。當成祖由北京領兵南下進攻在南京的建文帝時，曾於明太祖時代任僧錄司的道衍和尚對成祖說：「城破之日，彼（方孝孺）必不降，幸勿殺之，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。」成祖即時答應。當攻陷南京時，孝孺被執。成祖以其為德高望重之學者，乃令起草登基詔。孺拒從，並書「燕賊篡位」四字罵成祖。成祖大怒曰：「汝不怕滅九族乎？孺叱曰：「便十族奈何？」成祖除殺其九族外，並將其門人合為「第十族」而殺之，共殺八百四十七人。同樣將非族人列為「第十族」而被殺者，有

企圖謀反的大理寺少卿胡閏，「誅連籍里二百餘人，內親盡矣，猶滅外戚及侍從。」（《明史》本傳）另一建文帝舊臣景清，佯降成祖而伺機刺殺之，但行動失敗而被執。成祖除滅其九族外，尚殺其同鄉籍者三百餘人，全鄉且被夷平。成祖對其他抗拒者輒用族刑之例逾百次，其濫殺手段與太祖無異。兩人皆是歷史上少見的嗜殺成癖皇帝。

明太祖在登基前曾出家。成祖自稱「夙欽大覺，仰慕真如」，且廣刊佛典，並擇《金剛經》前代諸註解之精要編寫《纂輯》，又自編禮佛誦文《普法界之曲》（見《明史·藝文志》）。兩位皇帝對佛學皆有認識，但兩人之嗜殺成癖則大悖於佛教慈悲戒殺之旨，故兩人祇有「佛學」而無「學佛」。

二、『佛學』與『學佛』之差別

「佛學」與「學佛」區別，可由以下兩句問語作例說明：「你的『佛學』程度如何？」及「你的『學佛』修練如何？」前者問人的學識有多少，後者則問道行的深淺。當然「佛學」與「學佛」是互相輔佐，但在另一些情況兩者之間不存在關係，明太祖及成祖一方面崇佛，另一方面卻濫殺，便是其例。以「佛學」與「學佛」兩個範疇作為分類，則一般人可分為以下四類：

（一）既無「佛學」又無「學佛」——這些人既非修佛法，亦無佛學知識。

（二）有「佛學」而無「學佛」——這是指對佛學有相當認識但不修佛法。有不少學者在佛學研究上有傑出成果，特別是歐美的佛學者如法國的蒲珊（Poussin）、德國的麥斯穆勒（Max Muller）等，他們在校勘古代梵文佛典上有輝煌成就，但本身卻是耶教徒。中國的胡適及陳垣也屬這類，兩人在佛學研究上均貢獻，但皆非佛徒。

明太祖及成祖的嗜殺，與「學佛」之旨完全相反，故兩也屬這類。

（三）有「學佛」而無「佛學」——這類多屬不識字的高齡佛徒，以女性為多。彼等少年時代，學校教育並不普遍，故無機會入校讀書。由於不識字，故無法閱讀佛典，亦不太聽懂講經。他們對佛理的認識雖甚簡淺，但卻是虔誠佛徒，恒持齋守戒，深信因果，誠奉三寶，諸惡戒絕，眾善奉行。這些佛徒大多是俗稱為齋公齋婆的不識字老人。

（四）「佛學」與「學佛」並兼——這是敦行菩薩之道的佛徒，他們不僅在研究佛學上有偉大成就，在自度及度人方面亦極具功德。古之玄奘、憨山，今之太虛、虛雲、印光等皆是。屬這類者當然不盡是出家人，古之維摩詰居士便是一例。

歷盡滄桑一春園

陳青楓

（十八年前，《文學世紀》雜誌邀請香港作家合寫「香港記憶」。筆者亦在邀請之列，於是寫了一篇「歷盡滄桑一春園」，寫的是港島灣仔春園街。日前趁在家防疫，整理書櫃，翻出了這本結集成書的《香港記憶》，翻看自己的舊作，依然感覺到它還是一篇可堪回味的香港記憶。且讓我在這裡把這篇文章轉載過來，也好作為我們的集體回憶。）

生於斯，長於斯，我對港島情有獨鍾，大抵也是因為在這島上出生，在這島上浪擲幾十年的青春歲月吧。

港島的灣仔更是我「七彩人生」中的「五彩」——投入社會工作、結婚、生兒育女，以及安居，都在這裡。灣仔區裡的春園街，彷彿是這「七彩人生」裡的一條生命線，長久地牽扯著。當年工作的報社，就在春園街附近；即使後來先後兩次「跳槽」，報社也是在灣仔區，許是這緣故，當春園街興建了一座新樓，我立即選購居住在這裡。這條街道對我真是大半生的緣分！近二十年已搬離灣仔區，但每次來到灣仔，時間許可的話，一雙腳便會不由自主地重臨春園街。

香港「開埠」之初，春園街這地方是個碼頭，洋人



這就是一百年前灣仔春園街。



從這裡進出，也把這裡帶旺了，後來更發展成洋人活躍之「煙花地」。「春園」兩字也帶有這點意思。為了證實這歷史，我到處尋找資料，終於在一張明信片裡有所發現——當年春園街狹窄的街道兩旁，樓房上掛滿晾曬的衣裳，說明文字便說：這是當年春園街妓女們晾曬的衣服。

從這明信片裡也可看到一百年前這春園街的「煙花實況」。「香港歷史博物館」常設的「香港故事」展覽裡講述香港郵政歷史部份，便可看到這張春園街明信片。

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，春園街已經與香港「下層社會」緊密結合，如果說灣仔是香港的縮影，那麼，春園街便是「縮影中的縮影」——灣仔最複雜的一條熱鬧橫街，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期，短短一條春園街最少有三檔「公開」的非法賭檔，不會重門深鎖，一塊深色布簾掀開便可「發財埋便」。當年，與我一道出身的一位年輕記者，不識好歹，居然拿著相機大模大樣地在門外拍攝，立即被「天文台」追打，幸好，當年的「天文台」（負責放哨）十之八九都是「道友」（吸毒者），這位記者朋友終能逃脫。

春園街在五、六十年代當然不再是「妓院林立」，殘存的幾座「戰前樓」中，只有一座的樓上仍有一家小旅店，晚上有三兩流鶯在「企街」。

歷盡滄桑的春園街，雖然大半個世紀的熱鬧今天已日漸褪色，但小市民風情依然存在。在十來分鐘便可走完的小小街道上，仍散發她的「風情萬種」——街頭一家「麻雀耍樂」，街尾一家馬會場外投注站，整條街中式、日式、韓式小食店林立；有涼茶舖，有佛具店，也有時興的影音舖、小時裝店，只可惜，最古舊的一家「茶居」在今年結束營業了。雖然店舖的開張、結業，此起彼伏、潮漲潮退似的，但大家彷彿有一個默契，都在保留那份小市民風情，那被視為最具六十年代懷舊特色而咖啡特別香濃的金鳳茶餐廳，也從隔鄰的一條街上搬到這裡來了！

前兩天重臨春園街，感受一下這「徐娘風情」——徐娘不知何處去，眼前見到的卻好像一名披一把蓬鬆長髮、掛一臉野草鬍子的老流浪漢。

心胸不禁掠過一絲悲涼——

究竟老了春園，還是自己老了？

「歷史風貌」的改變

港島灣仔的蛻變，也可以看到香港民生的變化！——隨着歲月的流轉，慢慢地「換了風景」。有些是從根本的改變了面貌；有些則「五十年不變」地維持現狀，——最少在本質上是如此。

我們從春園街旁的東、西兩條街道，可以明顯地看到這情況。

春園街的東邊，是太原街。這條窄窄的街道，不僅小小的店舖售賣的多是街坊用品，近些年來多了好幾家專門售賣「懷舊玩具」的，已形成一個特色；此外，我們在這條街道上還看到兩旁都擺上小攤檔。於是原已不算寬闊的路面更形狹窄了，僅供遊人行走，車輛免問。這裡擺賣的，同樣是小玩意與小小的日常用品。這種營生，也正是保留了灣仔太原街原有的特色，十年前、二十年前，甚至三十年前基本上都是這樣。

春園街的西旁——利東街，大大的不同了，甚至可以說完完全全的「脫胎換骨」，「換了人間」，這條街道是聞名港九，甚至是「海外揚名」，它就是「喜帖街」，整條街道的店舖，十之八九都是做「喜帖」生意的，以設計、印製結婚喜帖為主，慢慢地發展開來，甚麼帖也製作售賣。生日帖、「聖誕卡」，以至一些精巧小飾物也

做了。所以這利東街便俗稱「喜帖街」。

但時代是向前發展的，你說是「歲月無情」也好，說是「為勢所迫」也好，日子久了總要改變的，這街要整條拆卸，並且從新設計。如果硬要甚麼「保留原有特色」，這是不切實際。拆卸改建之前，反對聲不絕，一條條反對拆卸的橫額也拉起來了。結果呢？——按原定計劃進行。

今天，你看到新的利東街，那種帶歐陸式的嶄新設計，多留休憩空間讓遊人享用。

整個感覺，你會禁不住說一句：「這新利東街可以成為港島灣仔的新「地標」了。」

我如此詳細地講述這幾條街道的變化，實際上也想同時說明一個問題——

時代是不斷向前發展的，有些有真正歷史文化價值的事物，的確要認真地考慮保留，不能「一刀切」的幹掉，但與此同時，我們同樣要重視它的向前延伸與發展。譬如我們今天雖然仍在談「塘西風月」，但那是讓我們對這段歷史作一個認知、回顧，難道我們會把這「歷史風貌」保留下來？難道春園街還去保留「大冧巴」風情？





「上海街六八」

前些日子，在九龍上海街行蕩，見到一排「嶄新舊樓」，很是搶眼奪目。

——既是舊樓，又何以說「嶄新」？原來此乃活化的保留建築物也。這一排舊樓，應該是屬於「戰前」建築，有騎樓街柱的。

這幾座併排一起的舊樓，給「活化」過來作為懷舊物件的參觀與發售，三層樓「硬件」弄得不錯，就是到目前為止，在這裡鋪展開來並發售之物並不多，散散落落的，也未見怎樣吸引。

我問一位管理員，這新場開張了多久？

他說：「去年十一月開始了！」

也許，過去一年，香港市面並不怎樣太平。旺角這「上海街六八」地段更是一個「不平靜地段」。

希望平靜的日子快些來臨，包括困擾我們多時的新冠狀肺炎這疫症。

這裡兩幅圖，一是場內對「舊上海街」的宣傳，另一圖是場內展示的一張「古董理髮椅」。有望在一年半載後場內的展銷舊物能真正吸引參觀者。



觀照

在佛文化裡，我們常看到「觀照」兩字，打開你的「心」，好好地「看」。心，如何看？那就是一種修慧了。

如果我們再深思下去，探索下去，則會很自然地問：如何才做到觀照？有甚麼方法？

我看，對此還是不必過於探索、深究吧？自自然然地、坦誠地、真心真意地打從心裡去理解一些問題。如果「先入為主」的，一開始便帶着成見、己見去看這問題，你還會看到真正的問題所在嗎？

有一句詞語說：「捫心自問」。

我想這句話的真正用意，是讓我們好好地自我反省。觀照，以一般俗世而言就是「反省」。

——好好地觀照，不妨就視之為好好地反省。

既然說「好好地反省」，那自然便是心平氣和。我們在思考問題時總得心平氣和吧，「氣急敗壞」可以把問題弄好？

禪悅

「何謂禪悅？」

這裡「禪」不用解說，倒是焦點放在一個「悅」字上。

常看到一些「禪修」者照片，看到他們總是皺起眉頭，一臉苦相的，也看到一些所謂「苦行者」，同樣地眉頭大皺！——我看上去也皺起眉頭來了。

「苦行」、「苦修」，我想不是讓你一臉苦相吧！所謂「苦」，我們不妨聯想下一個詞語，那叫「用心良苦！」這個「苦」，是指有毅力有耐力，亦即所謂「刻苦」。

所以，我們說「苦行僧」，是指那些能刻苦，能經受艱辛，以這種異於常人的毅力去修行的僧人。

同樣地，我們說「禪悅」也就是以一種愉快愉悅的心情去禪修，在這過程上得到真正的快樂。如何才獲得禪修的快樂？我看首先要做的便是放下。不放下，你如何自在？不自在，你如何愉悅？

「捨」

常說：「捨得、捨得，有捨才有得！」

有沒有錯？不會有甚麼錯吧！只是聽了這句話「總是覺得有哪個地方聽起來不舒服的！」

細細思量一下，發覺問題出在「有捨才有得」這五個字上，而且重點更在「才有」這兩字。為了有所「得」才有所「求」嗎？這「捨」便成了求的方法，似乎不大對勁。

我們之所以提上這個「捨」字，是它本身就是「得」。既捨了便可減輕你的「負擔」，令你輕裝上陣，心情愉快。

「捨」字往往與「施」字連在一起。所謂「施捨」，我們不必理解為可憐別人，憐憫別人，「好心啦，施捨個發財錢啦……」，不是這樣一個層次。捨，其實本身已包含了「施」。我們既說：「施恩莫望報」，那麼，不同樣可以說：「捨之莫為得！」不要為了有所「得」而去捨，大可理解為：能夠捨，本身已經是得着。

無門

近日翻閱舊書，發覺在一本書的扉頁上，我寫上一行字——

無門，
亦是處處皆門。
是開是閉，
一心所繫。

我想，這還是淺而易見，並不高深的吧！

大抵我當時是看了「無門」兩字有感而發。

很多時候，我們以為「打開身心的羈束，海闊天空任鳥飛了！」這種自由自在的想法，看來也僅僅是一種想法，真正實行起來，可不是這回事。甚麼原因呢？大抵你的「心」還沒有準備好，即如我們在參與劇烈運動前，連「熱身」也沒有做，後果如何也可想見。

再者，「無門，亦是處處皆門！」我想說明的，是我們不要以為這是真正的可讓你任意妄為的「無門」，實際上，這「門」是無所不在，我們說：「舉頭三尺有神明！」你看不到「神明」，但「神明」則處處皆在。

這也沒有甚麼可怕的，所謂「行得正、企得正」，又何惧於處處皆門？這道門的「是開是閉，一心所繫」，這更教我們有所啟悟。

「放」

在筆記本上寫這樣一句話：「放鬆，不是放下！」

我怎麼會這樣說起來？沉思一下，彷彿記起一點事，是看到一本書上說：「放鬆，即是放下！」

大抵當時不大同意這句話，遂順手寫在筆記本上。今天，依然覺得：「放鬆，並不等於放下！」放鬆，僅僅是一種身體行為，充其量也加進一點情緒上的取向。但放下呢？即是我們對某些事情想通了，不再執着了，這才說得上「放下」。

「放鬆」，可以說是「放下」的開始，我們先把身心放鬆，不那麼繃緊了，這時候才去思考問題，看來這樣才是一個較好的處理方法吧。

如果我們能做到事事放下，則証明了我們已經把身體鍛鍊到可以隨時放鬆。能夠達到這效果，可是要「時時勤拂拭」，要經常的學習、鍛鍊、口念心行，不要「得個講字」才好。

快樂

有些隨意說出的話語，其實是前人智慧結晶。

譬如說：「越簡單越快樂！」

或者說：「越簡單越好！」都是同一道理。

為甚麼簡單就好就快樂呢？這「簡單」兩字可不視為「簡單無腦」的簡單，它其實是相對於繁雜。有不少事情弄得複雜複雜的，想深一點也為之啞然失笑：很著名的一則「佛故事」，有人問一位禪師：「怎樣才是修行？」

「吃飯時吃飯，睡覺時睡覺！」

很簡單吧！本來就是這樣簡單，有些人硬要弄上「諸多動作」。而且，這句話本身也是另有所指。正因為有些人吃飯時並不專心去吃，總是要看看別些東西，又或者談談別些東西；睡覺時間到了，却不依時依候去睡，總是要摸東摸西去「捱更抵夜」。

「雪花」飄飄



早春三月，我們開始看到木棉花慢慢地開出點點艷紅，不久，一個月吧，整棵木棉樹紅彤彤的爆放着艷紅花朵。這時候，綠蔭蔭的葉「退位讓賢」了，葉落下，只剩下紅艷艷的大花朵在樹梢上爭妍鬥麗！

木棉樹，又稱為紅棉樹，我們嶺南人稱之為「英雄樹」，就因為它紅紅的，在夏天，撐起一個火紅的年代。

它所以被形容為「英雄」，除了那如火紅色澤的花朵外，也與它高大強壯的樹幹不無關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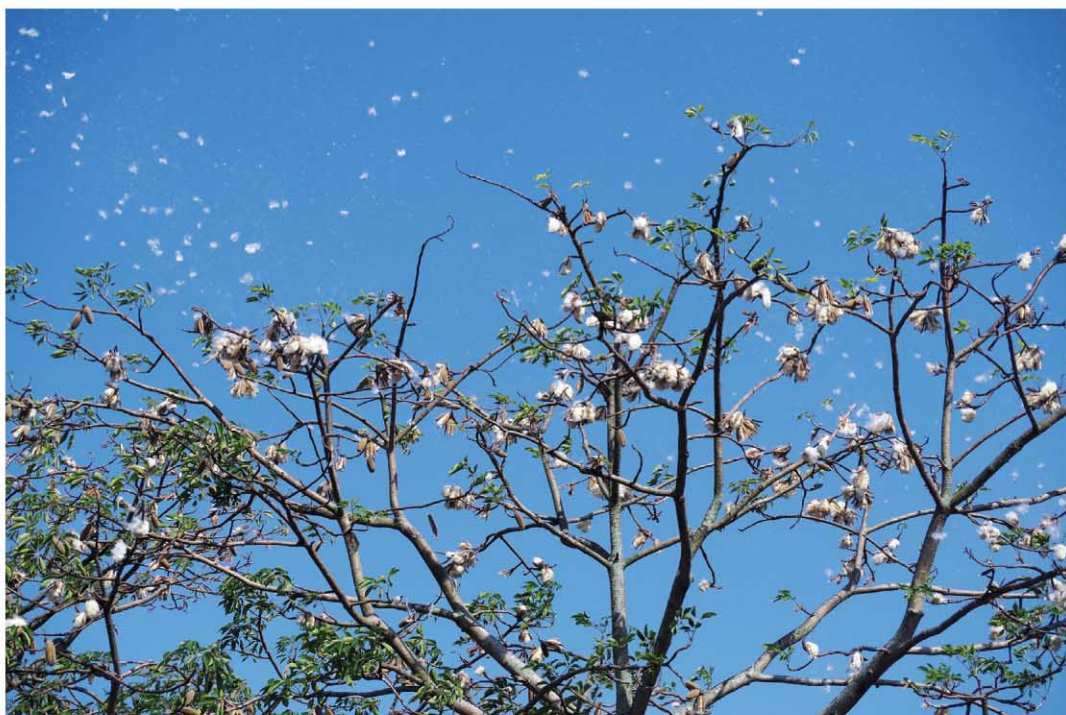
紅棉樹屬熱帶及亞熱帶植物，是落葉大喬木。

稱它「木棉」也好，「紅棉」也好，其實際的「落點」，都在一個棉字。

原來木棉樹在紅花盛放之後，結果實了。這些果實很特別的，爆開來，我們看到一粒粒小小的種子竊在一絲絲的棉花裡。稱之為「木棉樹」就因為有這些棉花。

這些木棉纖維，長度短，強度也低，所以不適宜用作紡紗的，這與蠶絲可大大不同。但它吸水力強，有光澤，而且





保暖。拿這些木棉來做被褥、枕頭，其實是很不錯的，它既輕且暖。

當紅艷艷的紅棉花沒有了，木棉樹上回復光禿禿的枝條，但細心一看，枝條上是結着果子的。這些果子爆開來之後，由於內裡的棉輕飄飄的，微風吹過，這些木棉便隨風飄揚，仿如「雪花」在空中飛舞，沒多少日子，樹下地面鋪上一層層輕淡淡的木棉絲，像雪花灑落在草地上、池塘上，這又是另一種光景。

我們在兒童時期總是喜歡拾起這些木棉花製造墨盒。

寫本文時，特邀攝影家李志榮及其拍友，傳送幾幅他們拍攝的木棉花樹。從花開滿樹紅到種子爆裂，到「雪花」漫天飛舞，然後是落在地面上。你看到的是一個生命歷程。

（「雪花」漫天飛舞一圖，由李文輝先生拍攝。）





浪漫的「明」

今天我們說說這個「明」字的來龍去脈時，很自然會想到——既然是「日」與「月」的組合，不就是「日月交輝」而產生光明嗎？日月而「明」，再明顯不過！

是的，你可以這樣理解。不過，倘若我們探本尋源地深深追溯上去，倒發覺，原來這個「明」字的組合，還是挺浪漫的。

「明」字右邊的月，很明顯是指天上那個月。但左邊的「日」呢？依照最初的意思，也不是「日間」、「太陽」這些，而是一個「窗框」的形象，也真是「窗框」的

意思，即是告訴我們，甚麼叫做「明」呢？不就是「從窗框裡照進來的月光」嗎？你說這不是很浪漫嗎？左邊的那個「日」字，本來在金文年代是寫成「目」的，所以那個「明」字也可以用「目」字旁，我們過去出版的《內明》雜誌，起始時這個「明」字也寫「目」字旁。但無論怎樣，「明」字左旁的「日」其實就是「窗框」的意思。

到了今天，則我們說「日月交輝」而成「明」，又未嘗不可。



光

提到個「明」字，很自然會聯想到「光」。光明，合起來是個詞語。

有些字的源起，探尋起來却又會一派黯然的，這個「光」字便是。原來它的象徵是一個人跪着而頭上着火。這是「火燒奴隸」。你說有多悲慘呀！

讓我畫給你看(看附圖)。

這個悲慘的樣子讓人看了難過，後來下半截的人跪着的形象改掉了，變成現在這個「光」字，是一個用手承托起火盤的樣子。

